

泰与夏德安三位学者，在北京接受了《新民周刊》专访。78岁的李零，在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，从家中走来。面对记者采访，他语言仍犀利，思想透出深刻。“咱们今天，尽量不谈一些意义类的问题”，李零表示，研究和追索楚帛书，像是一场“梦”，“这些年我的工作就是‘做梦’，最初我完全不知道梦想能不能实现”。

李零说：“《子弹库帛书》这本书，主要是一项复原性的考古报告。写出来之后，我的梦想实现了一半。后来如果没有西方学术界发表关于不道德文物归还的宣告，如果没有国家文物局去开展追索工作，我的另一半梦想，单靠我个人，永远实现不了。”

“岁、四时、十二月”

想要更好地理解子弹库帛书，不妨先了解它的具体内容。

子弹库帛书，还有一个称呼——“楚帛书”（Chu Silk Manuscript）。根据李零介绍，过去，我们之所以有上述称呼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发现任何可以叫“楚帛书”的其他帛书；第二，这批帛书的出土地点，在1974年以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，无法用出土地点冠名，限定其所指。



上图：庆祝楚帛书回归暨《子弹库帛书》英文版出版学术座谈会6月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。

摄影 / 王仲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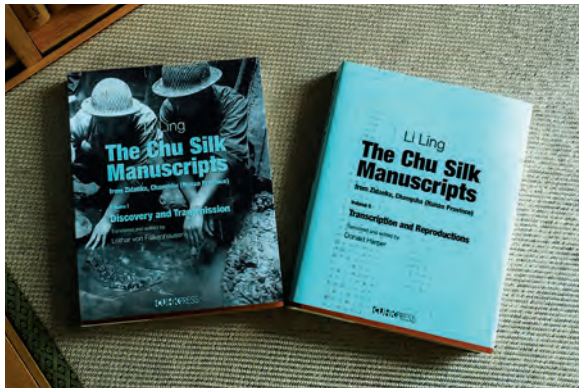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时间推移，世人已经知晓，过去讨论的“楚帛书”，其实是出土于湖南长沙一个叫子弹库的地方。按考古学通常的命名方法，可称之为“子弹库帛书”。

子弹库帛书不是一件帛书，而是一批帛书，至少有三件（卷）。现在完整的是第一卷。第二、三卷是残片。今年5月18日回归

中国的，就是其中的第二、三卷。第一卷目前仍留在美国弗利尔—赛克勒美术馆（Freer-Sackler Gallery）。

如今，在子弹库帛书的相关新闻报道中，公众会注意到，子弹库帛书的三卷，分别有其名字，即“四时令”“五行令”和“攻守占”。这些名字并非两千多年前写下，而是后人研究时拟加的。

此前李零在接受“山水澄明”采访中表示，子弹库帛书的内容，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——中国的选择术。选择术，其实所有的农村老百姓都知道，就是黄历。比如说看黄历，今天是不是黄道吉日，可以不可以盖房子？可以不可以娶媳妇？可不可以剃头？



下图：英文版《子弹库帛书》。